



樱花如霞晓莺啼，
春风才起雪吹香。
云苓 摄

大河湾

谢增

诗笺

蔷薇花开 (外一首)

□武青山

四月的守候

在这个暮春的早晨
蔷薇花
固执地攀上房脊
不高不矮的墙
阻隔了所有的思绪
墙那边的过客
可否在你最美丽的时
候留步

春天
在四月末的午后
消磨她的想象

是一袭清露
或是半汪泪
石榴树
独自把墙角守候成
一刻孤独

蘸一份淡淡的情思
把浅浅的念
让枝头的鸟儿寄出
远方的回信
能否
让绿色空气里的风儿捎回

或许,在某一个清晨
一束玫瑰
趁着早起的露水
敲响你的窗棂
一缕,湿漉漉的香

春光用色彩
把你收入眼眸
风景定格在
花香芬芳的五月

闭上门庭吧
在石桌旁浅眯一会儿
让花香,入梦来
和时光一同默默等候
梦里,微微的风

四月的雨

□赵希康

动着发辫,落在大地,大地绽开一个个酒窝笑脸。

四月的雨,是多情的雨,润了山川,把情愫酒染。它如千万条银丝,荡漾在空中,似漫漫轻纱,披上绿色田园,落在树枝,给枝条梳

走在雨中的老农,瞅着黄灿灿的油菜花,粉粉的桃花、白白的梨花、绿油油的麦田,笑了,笑得脸像一朵花辨。

淡紫色的鸟鸣

□孙云苓

二光地,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我看见,父亲戴着草帽的背影一如当年般伟岸
远处的嵯峨山、近处的田野
呼应成一幅画卷

一只胖胖的鸟
飞过田野
飞过一丛淡紫色的花朵
于是,一声淡紫色的鸟鸣
在田野里辗转
偶尔抵达我的耳骨

童年的庭院,停留在生命的某个阶段
被乡音和思念填满
岁月的画框,难以困住太过浓郁的乡愁
近乡情怯,我一步步走近熟悉的村庄
这个,我曾经努力逃离的村庄

那鸟鸣穿越黄昏
伴我的思绪抵达故乡
嵯峨山,依然在远处巍峨
父亲草帽下古铜色的微笑
照亮了记忆的春天

储蓄着的爱和温暖
是我重新出发的加油站

麦子吐穗了,旺盛的激情蔓延在春风之外

散文

老柿树 新柿树

□林智宏

故乡的田野里,曾有着数不清的老柿子树,它身子很粗,得两个人才可以环抱住。老态龙钟的柿子树,就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千亩大舞台。几年后,新品种柿子树,又新陈代谢再次覆盖了大面积的土地,成了我们村新的经济林。

◆老柿树

与周围邻村肥沃的土地相比,我们村耕地的土质是沙田薄地。由于含沙量多,土壤瘠薄,雨后不续墒保墒,因此粮油作物十年九旱,经常歉收。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那遥远的旧时代,因为没有灌溉条件,旱垣农业就是靠天吃饭,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祖先,苦苦探寻着生存之路。经过历朝历代的反复摸索,他们终于因地制宜,栽植了大面积的柿子树。因为柿子树一旦存活下来,基本上就不会旱死,它就会带来经济效益,即使年成不好,柿子树的收入也可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子孙后代承蒙老祖先的大恩,世世代代尝到了柿子的甜,也兴了柿子树的利。村北有个被称为“柿子行”的柿子林,约有五六百亩。除此之外,还有零零星星的柿子树,遍布在东西南北方位的耕地里。小时每年卸柿子,每家都会分到几棵大柿子树,卸回来的柿子至少上千斤。在贫穷的年代,柿饼是乡亲们难能可贵的一项家庭收入。

有一句民间谚语说:千年古槐问松柏,松柏说,还有我柿树老大哥。可见柿子树的寿命有多长了。由于年代太久,柿子林的柿子树,有许多都成了空心树,我打猪草时跟伙伴们捉迷藏,就经常隐身于空心树的身子里。如果在地里玩耍,忽然下起小雨或是起了狂风,空心树就是我们避雨挡风天然洞穴。暑天里,柿子树的枝头,是知了栖身和高歌的地方,我们顺着“知了,知了”的鸣叫声,攀着枝干去逮知了。柿子树上,还经常搭有喜鹊窝,掏喜鹊蛋也是孩子们



的一大爱好。柿子树的树身虽然空了,但树冠却依然骄傲伸展,遮天蔽日,枝繁叶茂,年年玛瑙般的、灯笼似的柿子真是硕果累累。

霜降过后,是村里特定的卸柿子日子。因为霜降之后雨水就少了,适宜旋柿饼了。这一天,通往村北的大路上,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柿子林里,男女老少,倾巢出动。

柿子卸回来之后,村子里彻夜灯火通明,吱吱呀呀的旋车声,就像美妙和谐的交响曲在夜色里飞扬。那时候,不论推开哪家的梢门,映入眼帘都是一席连着一席的柿饼坯子,院子里一片金黄的世界,引得麻雀、喜鹊纷纷飞来,想啄柿饼吃。

到了腊月,供销社土产公司的大院里,天天有我们村的人在卖柿饼。柿子树是乡亲们的摇钱树,聚宝盆。孩子们的学费,老人看病的药钱,全家人过年要买的东西,甚至一年四季的油盐酱醋,都来自这白花朵的柿饼“银元”。柿子醋还是个好东西,能防止血管硬化。卸柿子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磕碰伤了的,乡亲们就把它捂藏起来,发酵几个月后,淋成了柿子醋。这清亮淡黄爽香的柿子醋,绝对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绿色特产。

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20世纪90年代,打工潮风起云涌。一波波农村人外出挣了大钱之后,就看不起这个当年只能解决油盐酱醋小钱的柿子树了。那千年柿子林,由于缺乏维护,开始走向衰落。

柿子树最容易产生蚱壳虫、红蜘蛛。过去生产队时期,每年几次给树身刷石灰水,防止病虫害从地上爬上树,后来是喷洒石硫合剂。有时候还给柿子树刮掉老皮,再涂上药物。放弃给老柿子树防治虫害之后,蚱壳虫、红蜘蛛死灰复燃,逐渐蔓延,许多枝条被虫子吸干了水分,开始干枯死亡。

90年代末,老柿子树结的柿子不是早早就软了,落了,就是果子太小,达不到商品的要求。天长日久,恶性循环,老柿子树开始慢慢的死亡,沦落成了一个个枯树桩,孤寂地在风中守望,形态十分可怜。再后来,有外地烧木炭的人,经常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偷偷砍伐老柿子树。没有几年下来,我们村北的柿子林就几乎全军覆没了。

◆新柿树

老祖先留下的,曾让我们引以为豪的老柿树倒下了,让乡亲们很是惋惜。这也成了老一辈人难以释怀的事情。

然而,就在乡亲们间断了七八年的柿子收入之后,我们

村再次兴起了栽植柿子树的新热潮。随着网络信息的传播,村民发现鲜柿子在全国各地有着广阔的市场。我们村的土质特殊,地下病虫害少,含糖量高,栽植培育柿子,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和父辈们积累的管理经验。于是,人们重新抬起了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份看家产业。不过,新柿子树升级换代后,是以卖鲜柿子为主的。这种新品种柿子树挂果早、见效快。

老柿子树的品种是以蜜橘柿为主。蜜橘柿糖分高甜度大,纤维少肉质细,旋出来的柿饼易上霜,口感蜜甜,是传统柿饼中的拳头产品。但是它果实较小,产量一般。在消费者普遍接受了鲜柿子的大环境下,柿饼似乎不像过去那么吃香了。在追求简约化、利益最大化的新时代,旋柿饼,晒柿饼,藏柿饼,卖柿饼,对这些工艺复杂且技术含量较高的流程,人们感到太麻烦,太费工,不如卖鲜柿子简单方便。于是,故乡近几年,连续栽植的都是见效快、品种好的柿子树。这些品种中最突出的就是“火罐”,三个柿子可称一斤,比传统的六七十个左右才一斤的蜜橘柿性价比高了一倍多。而且产量高、价格好、易管理,亩产值不亚于苹果和桃树。

这些年,我平时不多回村,即使回村也不多上地里去。但是一年有几次必须是上地里:一是清明节祭祖上坟;二是农历十月初一给亲人送寒衣。三是平时村里老人去世安葬时去填坟。每去地里一次,我都会发现新的惊喜,就是一望无际的“少年”柿子林,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它们一年接一年,连成了绿色的海洋。我走到哪里感觉都是置身于柿树的怀抱之中。

听乡亲说,村里连年来栽植的柿子树已上了千亩,绝大部分两年后就开始挂果回报人们了。如今,柿子树成长,早已不是靠天吃饭了,田间地头都有水龙头或者是小水渠,稍有旱情,就会得到灌溉。一茬茬的柿子树在茁壮地成长,一棵棵柿子树上的柿子疙里疙瘩一串压着一串,就像蒜瓣一样。村北一带,被县上确定为农业开发区,一个上百亩大的火罐柿子园已经挂果七八年了,是村里的示范园、样板园,引领着全村柿树产业的蓬勃发展。每年的农历九月,来自各地的客商就会云集我们村,拉走一车车鲜柿子。毫无疑问,新柿子树又成了村里的一项主导产业,再次成为村里的摇钱树、聚宝盆,重新辉煌了起来。

老柿子树死了,新柿子树又来了。真是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啊!我想,故乡的柿子产业不会倒下去,会永远造福子孙后代。